

红色人生

劳模申纪兰

◆天和◆著◆

出版社

◆天和◆著◆

红色人生

劳模申纪兰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劳模申纪兰/天河著.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

ISBN 7-5440-1860-1

I. 劳… II. 天…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②申纪兰—生平事迹 IV. 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6605 号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625

字数: 177 千字 印数: 1—5 000 册

定价: 13.50 元

目 录

第一章 主人公素描	(1)
1 在不同的季节里	(2)
2 三会禹作敏	(14)
3 出门的一天	(28)
第二章 西沟新娘	(38)
1 闺中岁月	(39)
2 嫁往西沟	(54)
第三章 投身集体	(64)
1 女人有约	(65)
2 生命仰望	(76)
第四章 人生奠基	(88)
1 初试锋芒	(89)
2 再接再厉	(103)
第五章 走出大山	(119)
1 临时参加者	(120)
2 进京出国	(128)

第六章 改天换地	(159)
1 树木精神	(160)
2 堤坝豪情	(173)
3 燃烧的生命	(182)
第七章 非常年代	(190)
1 美丽的陪衬	(191)
2 高处不胜寒	(205)
第八章 特别人生	(220)
1 夫妻五十年	(221)
2 婆媳之间	(230)
3 真情无限	(238)
第九章 老典型的新时代	(250)
1 又一次革命	(251)
2 依然辉煌	(261)
后 记	(272)

第一章 主人公素描

一般来说，人，都在行为中表露着自己的内在品质和精神质量。

这里轻描淡写的几个故事，将一切都包含在其中——中国资历最长的全国人大代表；比共和国岁数还大的劳模人生；中国社会“男女同工同酬”首倡者的历史创见……

正因如此，行为中的申纪兰朴素得让人惊讶。她告诉说：中国和新中国的历史，怎样被众多普普通通的人们书写着、铸造着。

1 在不同的季节里

头次是仲夏，二次是暮春，三年间两次见到申纪兰，都是在太行山深处的西沟村——年逾古稀的她生活并奋斗了50多个春夏秋冬的地方。

吸引来访者的“兴趣点”当然很多。

——一个目不识丁、坐着花轿出嫁的普通农家女儿，短短几年后，居然在新生的共和国的一条封闭贫瘠的小山沟里，最先举起了“男女同工同酬”这面具有世界意义的旗帜；

——靠双手厚厚的老茧而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女劳模，历经纷繁的政治运动的风云，居然至今依旧“红旗”不倒、本色不改，并精神头不减当年地成为在另一个全新时代的风头浪尖上冲锋陷阵的“英雄”；

——曾高就过整整10年的山西省妇联主任，居然执意不转户口、不定级别、不拿工资、不要住房、不坐专车，最终又高高兴兴地“解甲归田”回到贫瘠的小山沟脚踏实地地当了农民；

——双脚沾满泥土、简装素裹的一介农妇，居然是人民

大会堂里第一至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惟一不曾缺席的正式代表。上天安门城楼观过礼，到中南海西华厅做过客，与几代国家领导人握过手、谈过话、照过相；

——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世界妇女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居然用整整半个世纪的生命默默忍受着个人婚姻不幸的煎熬，没有做过一天贤妻良母，更没有享过一时天伦之乐，至今孤苦地在半爿土炕上与双目失明的老婆婆熬长夜……

一个女人。

一个劳模。

坚守的抑或固守的……

扬弃的抑或失去的……

我深信时间可以塑造一切。

当然，我也深信，对于申纪兰厚重的一生来说，我近乎浮光掠影式的走访，仅仅是沧海之一滴、幽山之一茎。

巍巍太行，与天为党。

西沟村所在的山西省平顺县地处太行山南端的上党盆地边缘地带，沟壑迂回，峰峦叠嶂，多山多石，缺土缺水，天不阔，地不平，不足20万亩可耕地九成以上均“贴挂”在3万多个大小山梁和沟洼之上，百姓一年到头日子总要指盼着老天爷开眼降福。当然这是举义造反的好地方。“平顺”这个有些名不副实的称谓是前溯470年的那个名叫嘉靖的天子亲赐的。那一年，天朝在此诛灭了犯上作乱达14年之久的陈卿农民起义军，天子龙颜大悦之际信手从“平顺百世之

泽”中拈来两字，取“长治久安”之意。

仲夏。

车子穿山入沟进入平顺境内，曲曲弯弯的公路两旁裸着青石的山坡上树木稀疏，却从头到脚成行成列规则整齐地布满了一个个同样大小的白点，像景致一般。据知情者介绍，小白点是树坑，去秋今春大会战的成果——要把石头先挖出来围在边上，坑里垫进土，才能栽树。平顺的大部分山都多石少土，要栽活一棵树，须费很大的功夫。

“挖出来的石头是白的吗？”

“不是，上面刷了白灰。”

山里人果然办事说话都实在。如果来年那满山坡的小白点都能成活一株株的小树，那多余支付的辛苦也值。

暮春。

又乘车进平顺，路边的野草已开始返青，朦朦胧胧的星绿隐约可见。山坡上的小白点已还原出青石的本色，不再醒目惹眼。这肯定是岁月的功劳。即使是近旁的树坑里，也望不见小树的身影。

“山上栽的那树都活了吗？”

“十有八九没活。”

答话的是同座的一位当地中年男子，依然是实打实地说。

二次到平顺的当晚，依然先入住半山腰那依山而建的县政府招待所。急于想从前次相识的朋友处了解到一些有关主人公的新内容或新线索，朋友进入正题的第一句话依然是原



▲1956年的申纪兰，这年她28岁

汁原味：

“见了申纪兰，你什么都别问，握握她的手就知道了！”

言下之意很明白：那是一双货真价实的劳模的手。

那的确是一双曾给我留下过深刻印象和记忆的手。

第一次感触和体味这双手，是在申纪兰自己的责任田边。正午的烈日下，申纪兰正在给玉茭地锄草。头扎一条很旧的白羊肚毛巾，着一身已洗得发白的蓝色衣裤，上面落满了灰土，手握一把头儿很大、把儿很长很粗的老锄。其实地里并没有什么草，头两天下过一场小雨，她为的是把土壤疏松。我们到来时，她刚好给地头的最后一点边角收了尾。

她摘下了头上的毛巾，不是用它来擦满脸的汗水，而是擦了一下也许沾了泥土的双手，熟惯利索地把毛巾一甩，搭在左肩上，接着那手就伸了过来。不像一个老人的手，更不像一个女人的手。大、厚而有力，厚厚的茧子布满了整个手掌和五指，粗糙而僵硬，像握着一段松树枝一样硌手。相信这茧子一定像树的年轮一样，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生成，只有累月积年的磨砺才能长就，这是艰辛的劳动无情而有情的滋养。当然也相信，结满这茧子的双手一定是许久许久都难以感触和体味许许多多切肤的温柔了。

这茧子是真正的老茧，它甚至都老开了花。

据说，因为这双手，申纪兰不用搓板洗衣服也容易洗干净，而且还能节省肥皂和洗衣粉；申纪兰从火上往下端滚烫的锅从来不用衬抹布，因为她感觉不到烫；申纪兰在家偶尔有闲空，就喜欢补炕上那已补满了补丁的床单，针脚走得很粗（她本来就很不擅长这类炕头功夫），补着补着就找不见

针了……

二次见面，是在申纪兰参加完全国第九届人大会议回到村里的当天。特别留意了那手，比先前白了许多，虽还觉粗糙，但已不像先前那样咯手，只是那满掌僵硬的老茧依然有着清晰的质感。几天后跟申纪兰有意提到这手的变化，她好像刚刚发现似地翻转着双手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呵呵呵”地笑了：

“二十来天除了吃饭、看文件，就不用这手么，缓的。北京的水养人啊！”

走访村里人的时候，有时也偶尔提起申纪兰这双手，有的对其熟悉，有的对其陌生，但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有人这样来解释：

“你不知道，她那手本来就是那个样子，是天生的！”

当然用不着去深究，从说这话的人的语气和表情里就能明白：这属于“那”一种人。



▲申纪兰的家

那次我们一行四人是到北京城里一个名头很大的电视片摄制组的身份来到西沟的。坐着专车，扛着摄像机。当时的

西沟，沟里庄稼茂盛，山上树木葱茏，两家村办企业机声隆隆、热火朝天地运转着。身处平顺县的西沟村似乎到处都作的是实实在在的文章。这当然正是我们希望和需要摄入镜头的景象。

►年逾古稀的申纪兰



申纪兰先热情地把我们引到她的家里，从里屋端出了四牙西瓜，不容拒绝地硬塞到每个人的手里，这是她头天晚上待客时特意为我们预留的。隔夜的粉红色瓜瓤里包含着不容怀疑的真情。望着手里已很不新鲜的西瓜，三个北京城里长大的小伙子不知道该如何下口。主人诚心诚意地一个劲儿紧催着：

“吃！吃！”

大家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用眼神互相鼓励着，最后还是鼓足勇气但只是草草地把那牙西瓜解决了。结果是其中两

个小伙子因此而小闹了一场肚子，下午拍摄中间找个借口到县城进了趟医院。

在西沟村五天的拍摄日程，申纪兰几乎全程陪同。之所以如此热情，除了要表达其重视的程度外，自然也有着些许对外来人的戒备。一次，当我们对着几条六七十年代刷就的大标语（其时，西沟这样的标语还保留着很多，随处可见，而且每年都要认真粉刷一次）架起摄像机时，申纪兰适时地站在了镜头前面：

“拍这个有啥意思？就别拍了吧？”

对申纪兰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我们无不感到惊奇。奔70岁的老人了，还满头黑发，耳聪目明，身板挺直，硬朗得像年轻人一样。走起路来步履大而快，胳膊不是自然垂下，而是向两侧成不同角度张开，摆动的幅度便不一样，右大左小，给人的感觉像是肩上始终挑着个担子，总显得风风火火的。往半山腰的李顺达纪念亭去，需爬百十级很陡的台阶，她自始至终都是一步两级，早早地就上去了，竟然大气都不见喘。听知情人讲，申纪兰上楼梯从来都是一步两级台阶，养成习惯了，想改都改不了。

品行是习惯养成的。比如申纪兰热爱劳动的习惯，就已经熔铸成了她生命的成分。片子需要拍一组她在责任田里劳动的镜头，因为她的玉茭地刚锄过，就决定让她在别人的地里做做样子，她因此而流露出了一种绝对出自于本色的诚实：

“这能行吗？”

是一家个体户的地，草很密，她挥起锄就认真地干起

来，一行玉茭刚锄了一半，镜头就拍完了，喊她走，她不停手中的锄，说：

“你们先歇歇，等我把这一行锄完！”

暮春。

是赶在申纪兰从北京回来之前先到了西沟。这次是为写这本书。

满山的松柏依然呈现着黛绿和生机，但沟里的庄稼地却还是铺陈着冬日的灰黄和冷清。又多了一家村办企业，是以申纪兰的名字命名的饮料厂。只是三家厂子全听不到机器声，也看不到烟囱冒烟，都熄火了。硅铁厂是因为拖欠电费让电业部门拉了闸；磁钢厂是因为货款难以及时回笼而无法购进紧俏且昂贵的原材料；饮料厂是因为产品积压尚找不到销路——市场对申纪兰这个名字的热情似乎没有人们所期望的那么高。村干部、企业的经理们都一筹莫展，坐等着申纪兰快点回来拿主意、想办法。

还留意了那些老标语，显眼处只剩下两条了，一条是“中国共产党万岁！”另一条是“毛泽东思想万岁！”其余的都被一些新标语所覆盖，有致富的，有税收的，有教育的，也有计划生育的。

两天后，申纪兰坐着她的专车——一辆红色桑塔纳——回到了村里。车子是提前一天专门赶到太原接她的。同来的还有中央电视台的俩记者。俩记者是千里迢迢从北京一直跟踪采访而来，据说是要拍一个“人民代表回家乡”的小专

题。因为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历史的惟一活见证，申纪兰这次在北京参加会议期间就很自然地成为了一个令媒体备加关注的焦点人物，先后有数十家国内国外的新闻单位在她面前聚了焦，上了“新闻联播”、“东方之子”、《人民日报》……40多年后的今天，“申纪兰”这个名字又再度广范围地在全国响起。对商品经济时代的西沟村来说，这当然是一个不难领悟到的另一种价值。村干部、企业的经理们虽然还在被工厂眼前的状态困扰着，但心里都因此陡增了不小的希望和信心，有的甚至已开始琢磨该怎么来开发“申纪兰”这份政治资源的经济价值了。

车子开进了与申纪兰家所在的居住点仅一墙之隔的磁钢厂，大部分村干部和企业经理都等在那里，一一打过招呼后，申纪兰拎着一包行李匆匆回了趟家。家门口的巷子里也早有一拨人候着，近20个，都是左邻右舍的乡亲，其中好几位就是与她并肩辛劳了一生的大爷、大娘。多少年了，这几乎是西沟村每年都要再现一次的场面。年年申纪兰到北京参加人代会，早年是通过广播，近年是通过电视，乡亲们都能大致估算出她的归期：如果没有特殊原因，今天散会，后天纪兰就该回来了。在西沟，除了本家本族的晚辈，其他人不管是男女老少都习惯称她“纪兰”。

像迎接家庭的一个成员一样，彼此只是自自然然的一声简单问候——“回来了？”“噢，回来了！”没有客套，有的甚至就只是为了能默默地看上一眼。如果申纪兰不忙，吃过晚饭后，他们还会习惯地再次聚到她家里，听她“访访”在新闻里无法知道的新鲜事。

这次他们显然是一时半会儿等不到这个机会了，因为纪兰太忙。近一个星期的日程在她回来之前就已经由别人给她安排得满满当当。白天，她既要赶趟儿似地去参加市里、县里、乡里、村里分别召开的报告会、座谈会，以及在县城见缝插针召开的五集电视片《太行英雄申纪兰》的脚本讨论会，还要挤出时间认真配合中央电视台俩记者的工作。其间的一个中午，她还趁着俩记者午休的时间悄悄地去应酬了一户村民为儿子“圆十五”置办的酒宴，并凑了一份“份子”。为了让俩记者拍到企业生产的镜头，她让饮料厂在一天上午恢复了生产，但只有不多的包装罐，仅能满足十几个小时的生产量，偏偏俩记者当天忙得没能顾上去拍，只得通知这天晚上把机器停了，锅炉不熄火，等第二天再重新开动机器。晚上，她如果能从记者那儿早点脱身，都要与村干部、企业经理们碰个头了解一下情况，大多直到九十点钟才得消停。其时，她身心都已十分疲惫，却不习惯早睡。婆婆这些天由妯娌暂时伺候，家里冷清得再没第二个人。刚买了台电视机，只能收一个频道。除了新闻，别的节目她都不大喜欢看。于是便不愿入家门，到磁钢厂喊几个人陪着打会儿扑克。打的是“双升级”，不怎么熟练。所以陪玩的人不需要有多好的打扑克水平，但却必须要有很好的耐心。因为申纪兰一般刚摸起牌就会开始犯迷糊，需别人不停地提醒她出牌，坚持不了几圈，她捏在手里的牌便要不知不觉地散落到地上——其时，她一定是真的睡着了。别人便忙着满地上给她捡牌，这时她也就被惊醒了，理好牌再接着打。反复几次，她似乎也觉得有些难为情了，便望着大家说：